



符号与传媒
Semiotics & Media

符用学，即重点转向符号使用者的表意研究，

在符号学的发展中，符用学越来越重要。

但是符用学应当讨论哪些问题始终不太清楚。

这本书说：疆界辽阔，理论种子已经撒下，

许多新的课题，新的可能性，在此绽放，等待收获。

符号学译丛

丛书主编

赵毅衡

唐小林

Étude Pragmatique 符用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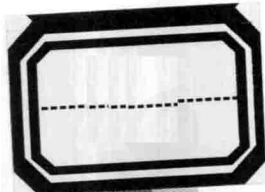
(法) 丹尼斯·韦尔南 / 著 曲辰 / 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资助

符号学译丛 ○ 丛书主编 赵毅衡 唐小林



符号与传媒
Semiotics & Media

符用学，即重点转向符号使用者的表意研究，

在符号学的发展中，符用学越来越重要。

但是符用学应当讨论哪些问题始终不太清楚。

这本书说：疆界辽阔，理论种子已经撒下，
许多新的课题，新的可能性，在此绽放，等待收获。

Étude Pragmatique

符用学研究

〔法〕丹尼斯·韦尔南 / 著 曲辰 / 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梁平
责任校对:李金兰
封面设计:米迦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符号学研究 / [法] 韦尔南 (Vernant, D.) 著;
曲辰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3
(符号学译丛 / 赵毅衡, 唐小林主编)
ISBN 978-7-5614-7560-7

I. ①符… II. ①韦… ②曲… III. ①话语语言学—
符号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3116 号

法文原著 Du discours l'action by Denis VERNANT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进字 21-2014-88 号

书名 符号学研究 FUYONGXUE YANJIU

著者	[法]丹尼斯·韦尔南
译者	曲辰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号	ISBN 978-7-5614-7560-7
印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张	11
字数	207 千字
版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 <http://www.scup.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丹尼斯·韦尔南的其他作品

1. 《逻辑哲学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logique*), 收入丛书《哲学和言语活动》(*Philosophie et langage*), 布鲁塞尔, 马尔达伽出版社(Mardaga), 1986年。

2. 《罗素的数学哲学》(*La philosophie mathématique de B. Russell*), 巴黎, 弗林出版社(Vrin), 1992年。

3. 与珀佩拉尔(Marie-Dominique Popelard)合著《科学哲学的主要流派》(*Les grands courants de la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 收入丛书《备忘录》(*Mémo*), 巴黎, 瑟依出版社(Seuil), 1997年。

4. 主编《对话》(*Du dialogue*), 《关于哲学和言语活动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a philosophie et le langage*)第14期, 巴黎, 弗林出版社(Vrin), 1992年。

5. 与米耶维尔(Denis Miéville)合编《斯坦尼斯瓦夫·莱希涅夫斯基在现今的意义》(*Stanislaw Lesniewski aujourd' hui*), 《关于哲学和言语活动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a philosophie et le langage*)第16期, 巴黎, 弗林出版社(Vrin), 1995年。

6. 与纳夫(Frédéric Nef)合著《受质疑的形式主义: 30年代的转折》(*Le formalisme en question : le tournant des années trente*), 巴黎, 弗林出版社(Vrin), 1997年。

感 谢

我首先要感谢埃诺 (Anne Hénault)，她爽快地在她主编的这套丛书中接纳了本书；还要感谢马纳-盖洛 (Marie-Caterina Manes-Gallo)，我和她一起很好地研究了“断定”，也就是本书第四章的来源；也要感谢珀佩拉尔 (Marie-Dominique Pepelard) 和莫努瓦耶 (Jean-Maurice Monnoyer)，他们仔细阅读了原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在最近的五年中，我和比斯雷特 (André Bisseret)、布拉萨克 (Christian Brassac)、达斯卡 (Mario Dascal)、J. 卡兰和 G. 卡兰 (Jean et Geneviève Caelen)、雅克 (Francis Jacques)、拉德努瓦 (Bertrand Lardennois)、特罗尼翁 (Alain Trognon)、范德维克 (Daniel Vanderveken) 经常进行激烈而友好的讨论，他们的评注、评论和批评使我受益良多。

在此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序 言

直到1938年，莫里斯（Morris）通过分析皮尔斯（Peirce）定义的符号活动（semiosis）的进程^①，提出了在对言语活动的句法和词义的研究之外，还通过符号来解释的表达方式进行了语用研究。他所开创的研究思路在20世纪逐渐被人们所接受^②。然而这种接受并非轻而易举。长久以来，特别是在语言学界，语义学借助其统治地位一直试图把语用学降格到从属学科的行列，人们把所有那些不得不面对的现象都胡乱地堆积在了这个学科中（总的来说，这涉及在文本中添加语境）。当今，语用学已经获得了理论上的支持和合法的地位，但还需在它的定义上达成共识。就我们来看，我们绝没有把语用学看作一个从属的、多少有些次要的延伸学科，相反，我们把语用学设想为一个总框架，在这个总框架中，对于言语活动的传统分析需要被重新阐释。我们通过分析言语互动和交流的最终目的来定义语用学，并再次重温“后期”的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深邃直觉。我们在语用学中找到了最利于研究纷繁复杂的话语现象和沟通现象的方式。

我们认为，语用学可以成为当今一个研究言语活动、话语、对话、人际关系和行为的各学科汇合、合作、发展的交叉学科，这些学科有语言哲学、沟通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符号学、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互动社会学和人工智能。

本书所提出的八个语用学研究内容依据三种方法串联了起来：

1. 从历史到当代。研究一（第一章）针对的是言语活动在现代知识型（épistémè）中的地位，以及话语行为研究方法在知识型中的地位。研究二回顾了逻辑学上形成断定这个关键概念的每个步骤。研究三对塞尔所做的话语行为分类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分类法。从研究四开始，重新对断定进

① 和传统的表语性研究方法不同，皮尔斯将意义理解为一个关系进程，这个进程在符号一再现中加入了解释（另一种定义性符号），这个解释授权了对事物的指称，cf. *Collected Papers*, 2. 228.

② Cf.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 如果要了解语用学研究的全景，cf. F. Armengaud, *La pragmatique*.

行语用学定义，原有理论的目标和新的问题架构进一步表现了出来，同时也兼顾了对它们的历史根源的分析。

2. 从简单到复杂。本书理论的起始点是对话语行为分类的研究（研究三）和对断定定义的研究（研究四），接下来的扩展是将对话体（dialogique）定义为对话双方共建客观现实的开放过程和共同组成对话双方的开放过程（研究五），最后描述了联合活动性对话的行为特点，联合活动是具有社会合作性的（研究八）。

3. 从人类到机器。在研究了人际沟通的不同方面之后，从人际间出发，我们的研究六和研究七以应用的名义研究了对信息资料库提问所构成的寻求信息的基本对话，接下来我们研究了图灵所提出的机器智能测试，测试机器的对话体能力。

我们的八个研究内容之间相对独立，读者可以通过不同的组合路径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例如，读者可以把研究二和研究四结合在一起，它们分别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研究了断定；可以把研究六和研究七结合在一起，它们研究了“人机对话”的问题；或者还可以把研究一和研究八结合在一起，它们互相呼应，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了从话语符号学到符用学的过程，从理论的角度研究了言语互动和超言语交流的关系。

我们从没有声称解决了这个领域中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因其复杂性而著称，我们只是希望能证明针对言语现象和沟通现象使用坚定的语用研究方法——也就是说行为研究方法——是必要的、有生命力的。

章节的来源

第一章,《从话语到行为》(*Du discours à l'action*),发表于《哲学教育》(*L'enseignement philosophique*),1—2月,1994年,第28~38页。

第二章,《逻辑和语用学:断定概念的形成》(*Logique et pragmatique : la genèse du concept d'assertion*),收录在米耶维尔(D. Miéville)和韦尔南(D. Vernant)主编的《斯坦尼斯瓦夫·莱希涅夫斯基在现今的意义》(*Stanislaw Lesniewski aujourd'hui*)中,《关于哲学和言语活动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a philosophie et le langage*)第16期,巴黎,弗林出版社(Vrin),1995年。

第三章对《话语行为的分类和沟通互动》(*Classification of Speech Acts and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s*)的法文译本作了修改(未发表),原文收录在范德维克(D. Vanderveken)和库柏(S. Kubo)主编的《话语行为理论论文集》(*Essays in Speech Acts Theory*)中,阿姆斯特丹,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即将出版。

第四章是和马纳-盖洛(Marie-Caterina Manes-Gallo)合作撰写的《对断定的重新语用评估》(*Pour une réévaluation pragmatique de l'assertion*),收录在《互动和认知》(*Interaction & Cognitions*)中,南希大学出版社,1997年。

第五章,《辩证法、对话式样和对话体式样》(*Dialectique, forme dialogale et dialogique*),收录在《对话体,关于对话的哲学形式、文学形式、语言学形式和认知形式》(*Le dialogique, sur les formes philosophiques, littéraires, linguistiques et cognitives du dialogue*)中,丛书《沟通科学》(*Sciences pour la communication*),伯尔尼和朗(Peter Lang)主编,1997年。

第六章,《行为研究方法和信息性对话的投射模式》(*Approche actionnelle et modèle projectif du dialogue informatif*),收录在韦尔南(D. Vernant)主编的《对话》(*Du dialogue*)中,《关于哲学和言语活动的研究》

(*Recherches sur la philosophie et le langage*) 第 14 期, 巴黎, 弗林出版社 (Vrin), 1992 年。

第七章,《机器智能和其对话体能力》(*L'intelligence de la machine et sa capacité dialogique*), 收录在费赛特 (D. Fisette) 和海勒 (V. Rialle) 主编的《头脑思考: 从认知科学到认知哲学》(*Penser l'esprit : des sciences de la cognition à une philosophie cognitive*) 中, 格勒诺布尔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第八章, 未发表。

目 录

第一章 从话语到行为	(1)
一、将再现性话语看作是对言语活动的忽略	(1)
二、开始将言语活动作为知的工具和客体	(3)
三、将话语实践看作是独特的活动	(7)
第二章 断定概念的形成	(14)
一、弗雷格所说的断定力	(15)
二、罗素所说的断定/推理	(18)
三、莱希涅夫斯基对于断定的分析	(21)
四、断定行为和言外逻辑	(27)
五、暂时的结论	(31)
第三章 话语行为的分类和言语互动	(33)
一、塞尔所建分类学的主要缺陷	(33)
二、研究话语行为的语用学方法	(34)
三、对于话语行为的重新分类	(37)
四、分类的探索价值和局限性	(43)
第四章 对断定的重新语用评估	(47)
一、真实性、真实和客观现实的像	(48)
二、相信、诚实和行为	(52)
三、谎言	(57)
四、断定和谎言的互动功能	(60)
五、结论	(68)
第五章 辩证法、对话形式和对话体进程	(69)
一、逻各斯和辩证法	(70)
二、对话形式和独白性	(72)
三、对话体探索	(74)
四、对话的交流和互动范畴	(78)

五、结论.....	(85)
第六章 信息性对话的投射模式	(86)
一、信息性对话中的交流约束.....	(87)
二、信息性对话的投射模式化.....	(90)
三、模式的局限性.....	(99)
第七章 机器智能和其对话体能力	(101)
一、针对机器的智能测试.....	(101)
二、我们能够在哪层涵义上谈论“人机对话”？	(105)
三、机器和机器人的意向性.....	(110)
四、结论.....	(112)
第八章 从行为到沟通	(114)
一、行为.....	(115)
二、作为共同施动者的人.....	(116)
三、交流的形式.....	(123)
四、言语互动.....	(128)
结 语	(136)
参考文献	(142)
术语译名表	(157)

第一章 从话语到行为

“符号是开端”

——希尔伯特 (David Hilbert)

《公理化思想》(*Axiomatisches Denken*)

对逻各斯 (logos) 的思考构成了古希腊的思想, 这是我们传统哲学的出发点。自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Cratyle*) 之后, 赋予言语活动的性质和功能就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我们的假说是, 在 20 世纪末, 构成我们思想模式的言语活动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来描述这种震荡, 那么我们会说, 借助于针对言语实践的行为研究方法, 终结了对话语的再现感知。在这一演变路线上有三个清晰的决裂点:

1. 将再现性话语看作是对言语活动的忽略;
2. 开始将言语活动作为知 (*savoir*) 的工具和客体;
3. 将话语实践看作是独特的活动。

除了赋予言语活动的地位之外, 调节整个知识型领域并控制哲学实践的预设也介入了其中。

一、将再现性话语看作是对言语活动的忽略

福柯 (Michel Foucault) 在《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① 一书中所作的精彩分析将古典时期的特点描述为再现知识型 (*épistémè de représentation*)^②。然而, 由笛卡尔 (Descartes) 开创的哲学研究模式在 20 世纪初并没有一下子消亡, 它表现为胡塞尔 (Husserl) 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发展, 它们作为主体的哲学, 将使得笛卡尔式的沉思永远继续下去。但是,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 当今确实也有很多其他的思想, 它们在很多方面已经远

① Cf. chap. III, p. 60-91.

② 译者注: *représentation* 亦可译为“表征”。本书中均译为“再现”这个更为形象的提法。

离了笛卡尔主义，但仍然保留了从古典知识型那里继承来的一些预设内容。

概括地说，我们可以将再现主义的论题归纳为4个预设：

(1) 首先是思想优先的预设。根据笛卡尔二元论的观点，世界是由两种类型的实体构成的：以广延为属性的独立物质实体和以思维为属性的独立精神实体，也就是身体和灵魂。他还强调精神实体可以思考其自身并借助于它的理念(idée)来思考世界。理念，即所有认识的手段，通过其自身并不能将任何内容归结于身体，也不能归结于言语活动，言语活动只是一种精妙的身体表现。

(2) 第二个是关于认识的主体基础的预设。作为理念的真实性，认识可以在原始经验中找到它的来源，思想将实践变成原始经验：对存在的即时、确实的我思(cogito)反射到自身。作为精神视觉的纯粹直觉(intuitivementis)，无论是即时的，即对明白的、清晰的简单理念的感知，还是间接的，即对理念有次序的、推论式的串联，它都具有所有的真实性。因此，一切“再现”的可能性都是建立在“表现”(présentation)基础之上的：直接找到认识的来源。

(3) 第三个是关于理念的再现功能的预设。当理念的真实性是由真实的上帝而不是欺骗者来保证时，理念就能够再现世界上的事物。和被定义为第一本体论的传统形而上学不同，古典哲学主要是作为认识理论展开的，它负责构建一切真实性。

(4) 从那时起，在这样一个知识型的组织结构中，言语活动就沦为了第二位的角色、次要的角色。说它是第二位的角色是因为它被证明只是理念再现的一种简单模式，它仅仅只是直接地再现客观现实。它是理念的表达，表象的再现。说言语活动是次要的角色是因为言语活动通过“本质的制度”从属于身体，它是思想不可或缺的身体媒介。正如科德穆瓦(Géraud Cordemoy)开玩笑似地说，只有天使才掌握着一种不需要借助于任何话语媒介来传达他们思想的特权^①。话语是极其显而易见而又缺乏自有认知能力的，它只是理念的简单载体。话语的地位被贬低了，成为身体的俘虏。言语活动的交际功能因此完全附属了再现的功能。

^① Cf. *Discours physique de la parole*, p. 60-61, 75-77 : “两个精神体为了相互沟通思想，只要想沟通就可以了。”

这种对言语活动的忽略是笛卡尔主义的一种巨大错误^①。至此我们明白了,“我思”强调了采用言语活动用法中语用规则的必要性。“我思”在自己思想中的存在只是说话人在其自己说(dire)中存在的映射。“我思故我在”可以翻版为“我说话,所以我是说话的那个人”。同样,笛卡尔哲学唯我论的悖谬源于对他人的否认,即对话者,他实际上是另一个我(alter ego)。“我说”总是“我对你说”,甚至更精确些就是“我对你说,我说给你听,我通过你说”。事实上,在笛卡尔的理论中,也没有把纯粹的思想变成孤立的、难以表达的经验,实际上他在和自己、和上帝、和恶灵、和读者,在和所有这些话语向异性的必然形象对话^②。

然而这还不是唯一明显的错误。要消除所有的错误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再现主义前提,彻底改变言语活动的地位。这个消除计划只是到了最近才得以实现。但是,和过去理论的头一次决裂就动摇了古典知识型。总的来说,这次决裂出现在20世纪初。在这里我们只指出作为主要标志的两个变革,将言语活动作为知(savoir)的客体 and 工具,对于它的新感知来源于现代逻辑学和语言学的双重变革。

二、开始将言语活动作为知的工具和客体

在笛卡尔的哲学中,对言语活动的忽略同时又是对经院哲学的否定,经院哲学被看作是贫乏无用的,笛卡尔哲学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新方法,譬如发现的艺术(ars inveniendi)和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在当时,事实上是将话语实践数学化了,然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最终导致了对亚里士多德学说遗产的全部接受^③。相反,在20世纪初,先是弗雷格(Frege)后是罗素(Russell),都建成了一种实际上考虑了话语推理运用的逻辑学^④。概念文字(Begriff)或者是命题函数 $F(x)$ 、 $R(x, y)$ 提供了分析所有命题的方案,不管这个命题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总体来说,新的逻辑学被形式化公理化

① 同样的忽略也存在于康德(Kant)的理论, cf. Georg Hamann, *Metakritik über den Purismus der Vernunft*, 为了反对康德,他提出了言语活动在逻辑学的范畴内,特别是在美学范畴中构成了理性的研究法(organon)。我们发现,在20世纪,皮尔斯这位“美国哲学的康德”,从被看作符号学的一般逻辑的角度出发再次对康德的理论提出了批判, cf. K. O. Apel, *De Kant à Peirce : la transformation sémiotique de la logique transcendantale*.

② Cf. Denis Vernant,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logique*, Chap. 6 : «Le cogito : vérité pragmatique», p. 176—188.

③ Cf. Kant, *Critique de la raison pure*, p. 15.

④ 分别为 *Begriffsschrift*, 1879 和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1903.

了,它不再是对数字或者是几何图形进行演算(calcul),而是对再现了概念的符号进行演算。虽然这种在逻辑上希望将所有数学形式简化成《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①所提出的新逻辑学的企图最终失败了,但是它产生了逻辑学新工具的生命力:它有能力使最抽象的推理形式化^②。这样一种革新的哲学成果是很巨大的,最重要的也许是最终实现了莱布尼兹(Leibniz)对智力活动进行演算控制和符号控制的梦想。通过它们固有的组合,符号表现为一种现实的认知能力。盲区(aveugle)、缺失自身的思想将继续存在于符号的演算游戏中并通过符号的演算游戏而存在^③。直觉作为理念的反射控制,在逻辑符号的算法使用和规则使用面前就不复存在了。简而言之,作为逻辑言语活动的人工语言,是有效而有生命力的认识工具。

同时,在符号的自然形式之下,它们自身表现为科学的客体。索绪尔的语言学就将语言看作新颖的客体。符号绝不是思想显而易见的表达,它的价值在于系统内部语言构成的相对关系。语言结构成了涵义的来源和一切概念划分的条件。接下来,乔姆斯基(Chomsky)运用逻辑学的形式主义和循环能力,阐明了转换程序,这种转换决定了句子无限生成的可能。

作为知的工具和客体,言语活动因此获得了新的实证性(positivité)。在对笛卡尔主义的第四个预设质疑的同时我们又加上了对第一个的否定:否定纯粹思想的优先性和自主性。理念只是符号的概念层次,思想在言语活动中并通过言语活动而建立。同样唯一的结构划分将词和概念、能指和所指链接了起来^④。符号的科学,在欧洲大陆以索绪尔的符号学面貌出现,在盎格鲁-撒克逊以皮尔斯的符号学面貌出现,它即使不充当最重要的科学,至少也充当了所

① 译者注:罗素曾发表过两本名为《数学原理》的书,一本为1903年发表的 *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PoM),另一本为和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合著于1910—1913年的 *Principia Mathematica* (共3卷)。

② Cf. Denis Vernant, *La philosophie mathématique de Russell*.

③ “但是通常,特别是在稍长一点的分析中,我们不会一下子录入思想的客体,相反必然,我们会使用符号,并且通过省略习惯性地跳过:在我们存在的意识中明确其明示的概念,因为我们知道或相信,我们有能力拥有它……这种思想,我习惯性地叫它盲区或者符号体系。我们在代数和算术上都会使用它,同样几乎在所有事情上也都可以用它。”(Leibniz, *Die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IV, p. 423.)

④ Cf. F.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tie II, chap. IV, p. 155: “没有预先建立的理念,在语言出现之前,没有什么清晰的。”C. S. Peirce, *Ecrits sur le signe*, p. 121: “简单地认为好的言语活动对于思考是必需的,这是错误的。因为言语活动就是思想的本质。”我们在这里还可以找到很多参考资料:例如布尔(Boole),他认为新生的形式逻辑表达了思想的法则, cf.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aws of Thought*; 例如福多(J. A. Fodor),他承认了思想的普遍言语活动, cf. *The Language of Thought*.

有科学的方法论。

这种关于思想和言语活动之间关系的新观点产生了哲学实践的深刻转变。不论采用哪种方式，哲学实践都被设计为对言语活动、对符号体系的研究 [例如可以参看卡西尔 (Cassirer) 对于新康德主义传统的论述]。更明确地说，所谓“语言学拐点”^① 就是指用新的语言逻辑方法来分析、解决、化解哲学的传统问题。要想展现一个范式 (paradigmatique) 例子，我们需要回忆一下由维特根斯坦 (Wittgenstein) 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中所提的观点。哲学不再是教义上的练习，而是治疗型的 (thérapeutique) 实践。哲学具有了新逻辑学强大的分析方法，它用于诊断言语活动的错误使用，并明确说的模态，因而也可以描述可说的界限：“4.112—哲学的目的是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哲学不是一门学说，而是一项活动。哲学著作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由一些解释构成的。哲学的成果不是要产生一些‘哲学命题’，而是对命题的澄清。可以说，没有哲学，命题就会模糊不清。哲学应该使命题清晰，并且为命题划定明确的界限。”“4.115—哲学将通过清楚地表达可说的东西来指谓 (signifier) 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传统形而上学以无谓地追求那些只能自我表现或自我体验的东西而著称，此时它彻底失去了原有的可信度。用卡尔纳普 (Carnap) 的话来说，形而上学成了“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家”^②。

在知的范畴内，赋予了言语活动一种新的实证性，它可以延伸到所有使用符号的行为表现 (comportement) 中，不论是个人的还是人类社会的，它都开创了一种新的知识型轮廓：“人类科学”知识型^③。在符号实践的多样性和模糊性中被感知的人替代了能够意识到思想、作为客观现实再现源泉的主体。弗洛伊德 (Freud) 的精神分析法揭示了大部分的人类举止 (conduite)，譬如梦或者神经官能症，都是具有征兆价值的，它们可以从潜意识的基本原理中找到解释^④。精神分析疗法以使心理冲突的根源在言语活动中 (谈话疗法) 体现出来为目的。通过言语，主体可以重新控制自己：“它在哪里，我便将在哪里。”(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 从“潜意识就像言语活动一样结构严密”这个假设出发，拉康 (Jacques Lacan) 开拓了语言学的知识，以便阐明人类使用符

① Richard Rorty (éd), *The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② *Le dépassement de la métaphysique par l'analyse logique du langage*.

③ Cf. 福柯从更广泛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科学的出现不仅依赖于语言学，而且依赖于生物学和经济学，*op. cit.*, chap. X, p. 355-398.

④ Cf. *L'interprétation des rêves*.

号和心理冲动的机能^①。同时，列维—斯特劳司（Claude Lévi-Strauss）的目标则是，用人种学来分离出支配着亲属关系、社会实践和神话观的结构法则^②。更宽泛地说，所有日常的、文化的实践都作为使用符号的结构成了研究的客体。例如，巴特（Roland Barthes）就描述了支配我们消费神话的编码^③。

几十年后，在和信息技术的飞跃^④挂钩以后，肯定思想的话语特点又颠覆了自然科学和人类科学之间的新对立，勾画出了全新的跨领域研究空间——认知科学。从那时候起，思想的推理活动就表现出对符号演算的依赖，这种演算能够通过计算机程序而实现，机器“智能”成了新问题。通过质疑笛卡尔的二元论，机器被赋予了“灵魂”，也就是说，机器具有了认知能力。科技镜像，即信息“模拟”（stimulation），涉及对人类认知能力的研究，并开创了逐步将心理学、人类学、神经生理学、生物学融入逻辑学和语言学、信息技术和机器人技术的新领域。

我们相信“人类科学”的出现以及其后“认知科学”的来临，都是和哲学实践的转变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最终完成了和古典知识型的决裂。然而，尽管如此，笛卡尔主义的第二和第三个预设还是留存了下来。

事实上，由第三个预设带来的再现研究方法还是坚持了下来。当然，它不再强调理念通过自身提供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从此以后，符号以命题链接的方式拥有了描述客观现实的权力。因此，罗素在《哲学问题》中说，对真实性的判断是由直接、立即获得客体和事实（另外，逻辑的一般事实，也就是显而易见的逻辑原则，也参与其中）的可能性——熟识（acquaintance）——来保证的：“当我相信查理一世死在断头台上时，之所以我相信是真的，并不是因为其固有品质（我通过对相信内容的简单测试而发现的固有品质），而是因为这是250年以前发生的历史事件。”^⑤进一步说，话语的再现不仅假设了理念的表现，还有客观现实的表现。同样，维特根斯坦的描述理论认为：成熟的逻辑命题构成了事实的准确形象。自此，符号运用的基本最终目的就是描述对于构成客观现实的事实的认识：“2.1—我们自己将事实变成像（Bilder）。”“2.1514—再现关系存在于像的要素和事物之间的相符。”前期的维特根斯坦将

① Cf. *Écrits*.

② Cf. *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③ Cf. *Système de la mode*.

④ 关于人工智能的起源，我们可以参考霍吉（Andrew Hodges）所写的很有启发性的传记：*Alain Turing ou l'énigme de l'intelligence*。

⑤ Cf. chap. XII, p. 145.